

## 朱守亮老師”心靈深處”讀後

■ 文 · 李偉宗

2012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8 日的 33 天當中，我坐了 24 天的 Diamond Princess 遊輪（從 Vancouver, Canada 至 Anchorage, Alaska，再從 Anchorage 橫跨北太平洋、經過六天的海上時光直駛至遠東諸港口，包括北海道、海參崴、上海、大連、天津），之後又從北京及其附近乘坐高速鐵路直至上海及其周圍，做了一個 9 天 8 夜的大江南北之遊。

在此次蠻長的旅遊之前，我把很多的電子書下載至我的 iPad 平板電腦上，包括有朱守亮老師所寫的”心靈深處”共三冊（基本上是三個 PDF 檔案）。在那些遊輪上的日子裡，特別是在橫跨北太平洋的六天之中，我每逢一有空暇就會打開 iPad 讀讀”心靈深處”或其他的書籍。總算在旅遊完畢回家之後的一段時間後讀完了所有的”心靈深處”的三冊。

”心靈深處”基本上是經過了編輯和濃縮了的朱守亮老師的黃金青春十年（1951 年至 1960 年）當中的日記摘要。我很意外地發現此日記居然激觸起我頗大的閱讀興趣，在讀到後半部時，我居然如同閱讀小說一般，企盼著能迅速讀完全書而獲知在那十年之終的後果如何。

我自己的人生軌跡與朱守亮老師的人生軌跡在 1955 年 8 月開始交集，因那時朱老師剛從師範學院（師範大學的前身）畢業而開始在新竹中學教書。他被派擔任初一乙班的班導師並教初一乙班及我所就讀的初二乙班兩班的國文課。我們師生的關係基本上是存



在於從 1955 年 8 月至 1956 年 7 月的那一年當中，然而這一年的交集卻留給我畢生難忘的深刻印象。

在”心靈深處”一書三冊中，我從頭到尾看到一位名叫朱守亮的年輕人從流亡中的中學、至軍中、至大學、至竹中、至軍中、至竹中、至研究所（及北二女）的十年成長奮鬥史。在我這些日子的閱讀過程中，我幾乎是在心靈上陪伴著老師重新渡過那一段漫長的艱辛困苦十年歲月。



從朱老師先前的一本“回首來時路”書中，我曾摘要地列出了如下的歷程：“……1944年陰正月下旬風雪中，朱守亮老師乘火車由濟寧、經徐州、至宿縣（安徽）。搭馬車、突日軍封鎖之南坪集、通過日統治之蘆溝集、經國軍之板橋集至蒙城。步行三日，經周集、王市集、王老人集、周棚至阜陽。開始離家背井的流亡生活。……1949年12月1日，守亮師從四川新津機場經七、八小時飛抵台灣嘉義，數日後移防宜蘭，派至宜蘭女子小學看守被服。每日在校讀英文、演代數。後編入高砲四團，駐防桃園，在大園國小，做保賽連二級儀器工、勤務兵、文書士等。大園一、兩年中，利用工暇讀書，收穫豐。但思另謀出路……。”在那五年的混亂的大時代中，朱老師以小小的青少年年紀一邊流亡、一邊讀書。

朱守亮老師的“心靈深處”一書是從第一篇日記這樣開始的：“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一月一日，星期一，晴：一年過去了，也可以說無聲無息的過去了。試回憶一下，在一九五〇年當中，我到底做了些甚麼？學識進步了嗎？身體強健了嗎？言行方面又如何？如果這樣檢討起來，就的確不該糊裏糊塗過日子了。有許多事情，不能不傷

我的心。大打擊、小打擊，大傷害、小傷害，一起向我襲來，這教一個毫無準備的青年吃得消嗎？過去的讓它過去，珍惜著自己的將來吧！未來的歲月，固然會有更不順心的事；但要知道，說不定會有一些對自己有益的呢！期待著吧！珍惜它的來臨吧！（一年之始有感）”

朱守亮老師的“心靈深處”的最後一篇日記是如此完結的：“一九六零年（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冷，晴：啊！一年又過去了，這一年，應是近年來，我工作最忙、生活最苦、經濟狀況最差，環境改變也最大的一年。僅就鳳文的空小辭掉教職、家搬了三次、我埋頭苦幹而言，就可知我所言之不虛了。又要閣上一字字填滿的小冊子。這一年雖不像以前：流亡學生、勤務兵、大學生、教師、預備軍官等變化多端；但身為人夫、為人父，又上一節是學生，緊接著下一節是老師的雙重角色，確也可瞭解我一向喜歡講的，為讀書而掙扎奮鬥的艱苦情形了。不也度過來，順順利利的度過來，一家三口，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了嗎？相信當我再閣上另一本小冊子時，會更幸福美滿的。虔誠的祝禱，希望能如此，想也必然會如此。”

寫在日記中的十年的奮鬥史就是朱守亮老師在來臺之後的1951年1月1日在桃園軍中開始的。而我對此書的讀後感則可以經由如下的幾個方面略為表達一番。

無論環境是多麼困苦、經濟是多麼貧乏、前程是多麼難測、心情是多麼孤寂、身體是多麼疲累，朱老師在他的十年日記中展現出一種不斷向上、永不放棄、不停讀書、力爭上游的意志力。在新竹中學執教的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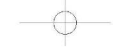
● 朱守亮老師上課風景

年中，朱老師不曾或忘繼續進修、把目標設在考師大研究所上；第一次研究所考試因無充分時間準備而失敗，一年後第二次再考時終於成功。這期間朱老師也有不少心中的掙扎。在 1959 年 7 月 20 日的日記中，朱老師寫著：“……我當然知道，就是考取研究所，如何讀，自有不容易衝破的難關。但我不能同意道顯的「安貧樂道」、「非份，不安份」的想法。道顯的不同我考研究所，重要落在好不容易剛築了個巢，有了個極溫暖像樣的家；要特加珍惜，別再有非份、不安份妄想才是。如此時再拋棄現有的一切，去硬闖不可知的未來；過去一個人還可以，現在有了妻室，又將為人父，是要安份些，平平靜靜，穩穩重重，一步步走下去，不容再有冒險犯難之舉了。道顯的分析，當然也有道理；但我之所以不同意者，是現在我還算年輕，尚有勇氣衝力，不應安於現狀，仍要再努力一番，奮鬥一番。不在此時打拚，將來就更難了。同時我又憶起往日流亡的我，往日當兵的我，往日讀大學的我，不可或忘的種種，似仍有餘勇再拚一拚呀！並且又有鳳文在鼓勵我，吃苦受罪幫助我，似不應不再努力，不再掙扎奮鬥呀！唉！是有困難，是不容易；但我似應再排除一切障礙衝下去呀！……”

朱老師不畏萬難地最後終於完成了研究所的學業，而開始更上一層樓，從中學教師升任為大學教師。先前在讀了朱老師的“回首來時路”一書後，關於他的學歷經歷，我有如下的摘要：“五十多年來，先後在新竹中學、北二女中、政治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東吳大學等校專任；淡江大學、文化學院、空中行政專校等校兼任。初中、高中、專科、大學、研究院；男校、女校、國內、國外、不同的學校；年齡、性別、動機、目的、志趣、理念有別；甚而風土習尚、文化背景也不盡相同……”上列的成就都是朱老師在不斷力爭上游、努力讀書學習後的結果，可欽可佩。

在那漫長的十年日記中，處處可見朱老師位於貧困缺錢的窘況，常常看見他的日子過到只剩幾塊錢的情況。雖然在師範學院讀書的時候，他靠著做家教賺些錢用，畢業後在竹中教書時領了中學教師的薪餉，結婚後鳳文師母也有在新竹空軍子弟小學所領的薪餉，然而貧困缺錢的窘況卻仍是在日記中常見的事情。然而這些窘況卻都能以借錢還錢依靠他的信用得以一一解決。特別感人的是朱老師與他的那些如兄弟般共患難的朋友們（包括朱老師在日記中經常提到的戴連璋老師及其他老師們）之間互相接濟的那種溫情厚意、情義相挺的精神。那些貧困缺錢的窘況也充分反映並顯示了在那個早期困乏的時代，軍公教人員的生活有多麼的困頓。

在那漫長的十年日記中，我看到一位格外盡職的國文教師及班導師。比起他所拿的那麼點兒教師的奉餉，朱老師對於學生、學校及教育所付出的一切是不成比例地格外的多及超出。我看到朱老師真心地喜歡他所接



觸的孩子們，而孩子們（包括當時的我自己）反饋似地也相對地喜歡和欣賞他。我看到朱老師每次必認真地準備他所教的國文課，並外加上很多他並沒有義務去增加的補充教材。而這些額外的補充教材便是引起我及其他同學們對於原本枯燥的國文課能夠深感興趣的主要原因。上面所提的這些底確一再顯露於他的日記之中，也基本上是我當初受教時的至今猶存的感覺。

在那漫長的十年日記中，我一再看到朱老師特有的對於教導孩子們國文的信心及努力。他從不諱言改學生作文的辛苦和費時，也從不諱言他並不特別喜歡改作文，然而他絕不懶於做那該做的事，也絕不“偷工減料”。當時的辛志平校長也清楚地看到這點，並曾對於朱老師的工作多所讚美。

在那漫長的十年日記中，朱老師雖然生活清苦，卻很多次提及支援一位在中部就讀高中的山東同鄉的事。此人不好好讀書，讀了很久的高中均未能畢業，卻一再寫信給朱老師要錢花。朱老師已是自顧不暇，卻還要想辦法寄錢給他用。我在閱讀“心靈深處”的過程中對此人的印象奇差，心想朱老師心腸太軟，若是我的話，早就痛斥該人，將他置於我的人生之外而不聞不顧了。

在那漫長的十年日記中，我看到朱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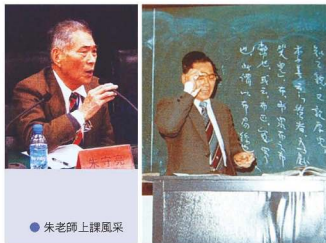


● 朱老師與師母的結婚照

在師範學院就讀時淡淡的初戀的痕跡，也看到之後他與鳳文師母的認識、交往、戀愛、訂婚、結婚、生子……。我在日記中讀過了整個過程，覺得非常的溫馨可感。雖然在亂世之中冒險犯難、遠離家鄉及父母兄弟姊妹而出外流亡求學，希圖能夠求獲更好的未來，朱老師在經過了數十年的努力經營之後，成就了一個非常美好幸福的大家庭。在他的“回首來時路”一書中有一張全家福照片，其下有如此的註解：“2005年7月，於台北木柵亦園齋合攝全家福，前坐者（由左至右）依序為長媳張慧玲、作者內人、作者、長子允執，中立女眷為：次子二女雅樂、長子大女學思、三子獨女語萱、三媳陳潔真、長子二女學悅、次媳朱曉穎、女兒朱莢、次子長女瑞瑀，後排男眷為：三子允武、次子允誠、女婿張政會、外長孫張亦凡、外次孫張亦儒。”在我的心目中，這是非凡的人生成就啊！2012年1月10日，我赴台北木柵指南宮及政治大學附近朱老師的家“亦園齋”去拜訪守亮老師及鳳文師母，親眼看到兩位情深款款，相互尊敬扶持，頗為令人欣慰。

在那漫長的十年日記中，我讀到朱老師在第一次教竹中和之後再度回來教竹中之間的那一段預備軍官受訓及預備軍官服役的日子，覺得極感興趣。朱老師日記中有關於預官受訓的描述讓我等於是重渡了一次我自己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的時光，感同身受，因為朱老師的描述底確是非常的真切。在朱老師受訓的那段日子中，1957年1月2日的日記中提到如下：“……晚接新竹中學初二乙李某某學生一封文情並茂的信，國文程度好的學生，自是表現非凡。除給他覆信外，……”我猜想那位李某某很可能就是我，但此事還





● 朱老師上課風采

未向老師驗證。

在“心靈深處”的書夾克上印有朱守亮老師的簡歷如下：“朱守亮：山東省濟寧縣人，民國十四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士、文學碩士，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第一期研究。曾任新竹中學、北二女中國文教師，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教授。民國七十五年至七十六年，任韓國成均館大學客座教授。八十一年政大退休，專任東吳大學，八十六年東吳大學退休，在校系所內主授詩經、詩經研究、韓非子、韓非子研究及昭明文選等課程。著作、則有：《詩經評釋》、《韓非子釋評》、《詩經論著目錄》、《論語中之四科十子》、《回首來時路》等專書。文章有〈研讀詩經應有認知之一——通古今之變〉、〈韓非子書各篇之題義命名主旨及其真偽〉、〈用一「中」字去認識孔子〉、〈用一「中」字去認識中國文化〉、〈論語問仁〉、〈呂氏春秋中之孔子〉、〈論語孟子中「仁」字之研究〉等純學術性論文外，其他如散文、詩詞、札記，甚而聯語誌感述懷等，總計數百篇。”從如上的簡歷，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朱老師在多年辛苦努力奮鬥之後的不凡成就。

在“心靈深處”的“清稿後感言”裡，

朱老師寫著：“我常有「與時間競走」的話，那是看著一個個老朋友丟掉筆躺下，甚而走；感到大限將到，生命可利用的日子已不多，絕不是隨便說出的。近年來又因三個月抽一次血檢驗老人慢性病，也以三個月規劃我工作的進度。「再給我三個月，就可以結束我的工作、完成我的心願，輕鬆了。」也許此類話內子聽多了，常帶著不以為然的口氣說：「再給你三十個月，你也不會不再有下一工作進度的。」廝守了一輩子的人，真的瞭解我了。試想不如此，能走得心安理得嗎？識乎此，「與時間競走」的話，也真的有可取之處了呢！好！別管得太多了，現在我只希望，經我整理出的這些，能儘快印出，進入親朋好友眼中，對我更能多所瞭解認識，就心滿意足了。”

雖然我和朱守亮老師在人生的軌跡上僅有一年左右的交集，然而我深深覺得我對於朱老師的瞭解與認識底確是越來越充實了，特別是對於老師的人格景仰。

2011年中，我在一篇“朱守亮老師“回首來時路”一書讀後感”的最後一段中有如下的文字：“守亮師育有三子一女，均學業、事業有成，孫輩亦均聰明、美麗，極可欽羨的美好家庭。守亮師是一成功之人。讀完守亮師的“回首來時路”，從書首至書尾，我看到一位我所敬愛、神所護祐、出生貧困、艱苦流亡、力爭上游、永不放棄、有情有義、徹底誠實、在教育界具有深廣經歷的性情中人。全書無一絲不實、無一絲矯飾。我很驕傲曾被朱守亮老師教過。”在新近完整讀過朱守亮老師的“心靈深處”之後，上列的那段文字依然完全有效。

上帝降福吾師、保佑吾師。